



看到的是面孔
感触的是心灵

兵行千里

铁轨纵横交错，蜿蜒伸向远方。在风雨兼程的征途中，年轻的押运兵肩负沉甸甸的使命与责任，一次次圆满完成任

务，也一次次感受着别样的风景、寂寞与坚守。

本期“士兵面孔”，我们聚焦来自不同单位的4名押运兵，品味他们兵行千里的默默付出，聆听他们成长中的酸甜苦辣。

——编者



【人物名片】刘金磊，武警湖南总队某部上士，荣立三等功1次，2020年被总队评为“优秀士兵理论骨干”。

“条条铁龙呼啸蜿蜒，载着希望和重托，我们驰骋在神州大地。”车厢昏暗的灯光下，刘金磊翻开手中的诗集，轻声诵读着其中一首诗。诵读声与火车车轮发出的“哐当”声交织在一起，悠悠地飘荡在战士们心头。

刘金磊手上的诗集，包裹着白色封皮，纸张光滑又干净，封面上用大号黑体字印刷着书名《诗与远方》。在刘金磊印象里，第一次见到这本诗集还是在首次执行押运任务的时候。

那年寒冬，列车一路向北。车厢里，还是新兵的刘金磊裹紧大衣缩在角落里。这时，一阵说笑声传入耳中。他睁眼打量着昏暗的车厢，只见战友们打着手电筒围在一起，好像在翻看着什么。

刘金磊好奇地凑过去，原来是一本陈旧的册子，页脚早已卷了边，泛黄的纸张上随处可见黑黑的手指印。“这都是咱们中队战士写的诗！”一名老兵笑着对刘金磊眨眨眼睛，语气中透着一股自豪。接过草稿本，刘金磊翻了几页——诗句有长有短，字迹不一，但都写得工工整整。

“班长，这都是咱们中队战士写的吗？”身边一名新兵探过头来，刘金磊的思绪被拉了回来，他点点头：“对，这都是咱们押运兵的诗。”

刘金磊曾抱着“历练两年就回家”的想法来到部队，没想到一待就是10多年。他积极工作、认真训练，先后执行过70多次押运任务。在这期间，这本越写越厚的诗集，既见证了刘金磊和战友们的付出和成长，也陪伴他们走过一段段孤单的旅程。

刘金磊至今都清楚地记得自己写第一首诗的场景。那天，列车停靠在某地的一处编组站，刘金磊下车警戒，却发现眼前的风景无比熟悉，原来自己的家就在这座山的后面。刘金磊默默地望着山脚下袅袅升起的炊烟。由于押运任务全程保密，他不得不努力压抑着想给家里打电话的冲动。

青春诗集

刘敏强 邓鑫

正打算返回车厢，一转身，他发现班长也站在自己身后眺望着远处，眼圈微微泛红。刘金磊知道，班长家就在隔壁村里，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，接到任务前，正计划回家休假。

那一刻，刘金磊似乎读懂了坚守的含义，在颠簸的车厢里，刘金磊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首诗：“……最美的青春是什么？我不清楚。但我知道，坚守，是军人青春中最美的样子。”

一茬又一茬的士兵默默奉献又默默离开，留下的诗歌越来越多。刘金磊手上的这本诗集已经多次“升级换代”，从草稿本变成笔记本又成了印刷本，但“诗与远方”的名字一直没有变。刘金磊说：“小小的车厢里有战士们的诗，诗里承载着军人的青春和浪漫的远方。”

“大家快看！”刘金磊顺着战友指的方向，透过车厢的缝隙看到远处不断闪现的亮光，那点斑斓正是万家灯火。多么令人欣慰的画面呀！刘金磊想起在这些温暖的灯光下，也有自己的亲人。他的思绪又开始飞扬起来：“列车拉响汽笛，城市的灯光渐远。我们带着家人的期盼，没人原野的寒夜……”

长征

第5359期

摄影：向剑锋 曹城 赵恒奕 赵全乐 彭健

图片制作：孙鑫

【人物名片】李善亮，火箭军某团四级军士长，荣立三等功1次。

很多年过去，那片旷野上空绽放的烟花还是时不时浮现在李善亮脑海中。

那是一次特殊的押运任务，军列在祖国腹地来回穿行，从仲夏出征一直到年终岁末，李善亮在铁轨上漂了好几个月。有一段时间恰逢春运，铁路线异常繁忙，押运列车何时出发、几时抵达，很难有精确的时刻表。

列车一路走走停停，最终停在华中某地的一个无名小站。一大早，附近村庄传来“噼噼啪啪”的鞭炮声，将李善亮从睡梦中惊醒，一看日历，又到除夕了。

出生在甘肃兰州的李善亮是典型的西北大汉，一米八的个头，天生一双大脚，乡邻都说大脚走四方。这话真没错，入伍14年，他的足迹遍布南国密林、黄土高原、荒漠戈壁，常年战斗在漫漫铁道线上。

别看押运车威武雄壮，可李善亮和战友的日常活动范围却不足8平方米。这么狭窄的空间还被分为两部分：一半为设备间；另一半是生活间，有两张上下铺，一张小桌，对面是一组装备仪器柜，剩余的空间，放上一张板凳都困难。

李善亮入伍前就是体育健将，上学时课间休息都会跑去打篮球。在这8平

除夕烟花

高明俊 张督都



米方的世界里“千锤百炼”，这个“80后”小伙已颇能耐得住寂寞。他说：“押运看的不是风景，而是心情。”

新年要有新气象。那天一大早，李善亮和战友就忙碌起来，给车厢来了场大扫除。被子叠得方正，床单平

整舒展，狭小的生活间被擦得一尘不染。一对“福”字贴在车窗上，与朝阳相互辉映，为车厢平添了几分过年的气息。

清冷的小站，军列静卧，等待出发。李善亮和战友们一丝不苟地按程

序检查车辆装备，时间在忙碌中悄然逝去。

天色擦黑，四周村庄里传来的鞭炮声越来越密，浓浓的年味开始在空气中弥漫。列车上，年夜饭也上了桌——热气腾腾的羊肉火锅、一盘炒青菜、一碟花生米。长期生活在铁轨上，不少押运兵都练就了一手不错的厨艺。每次单位会餐，大家总能端上一两盘拿手好菜。

滚沸的火锅发出“扑哧扑哧”的声音。倒上饮料，李善亮举杯：“尝尝我做的火锅，要是我妈做的，一定更好吃！”

“来来来，一起举杯，敬我们的父母！”车厢里热闹起来。

“快看，那边在放烟花。”吃着年夜饭，李善亮突然指向车窗外。夜空中一朵朵绚丽的烟花尽情绽放，映红了半边天，也映红了李善亮思乡的脸。

旷野空寂，烟花烂漫。那一刻，不知有多少战友在岗位上与寂静为伴，与责任同行。李善亮眺望远方，眼前阖家团圆的和谐宁静，火树银花的不夜美景，正是他心中最美的图画……

远方牵挂

於娅娅

【人物名片】陈刚，陆军某部四级军士长，先后5次被表彰为“优秀士官”。

车轮与铁轨碰撞发出沉闷的声响，顺着狭窄的车门向外望出去，郁郁葱葱的树木逐渐倒退连成一片，一段旅程又一次开启。

绿皮车一路轻晃，穿过黑夜白昼，从一马平川到山峦起伏，从阳光和煦到寒风刺骨，少则几天、多则半月，陈刚随着火车穿越山海、感受四季。

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，这是陈刚和战友们苦中作乐的自我开解。他望着昏暗的车厢，装备堆垛距离车顶只有不到1米，够宽敞却不平整，这是晚上战士们休息的地方。一大袋干粮、几大瓶水、一个保温杯和一本书，几乎是他全部的随行物品。

夏天车身滚烫，人在车厢内汗如雨下；冬天寒风从车厢的每一处缝隙钻进骨子里，让人无处躲藏。

不能喝太多、不能吃太饱，这是陈刚执行押运任务多年来总结的经验。由于火车只在特定站点停靠，他必须严格控制摄入的食物和水。这期间，一碗暖胃的汤饭，一次酣畅的洗漱都成了格外奢侈的事。

陈刚记得，一次火车行驶到河南某个站点，由于需要重新编组，他和战友在车厢内耐心等待。到了饭点，车站一位工作人员给他们送来工作餐。交谈中，陈刚了解到这位工作人员原来是一名退伍老兵。“懂你们的辛苦，这顿饭是我能为你们做的仅有的一点事。”那顿饭，陈刚吃得格外香。

路途的辛苦，陈刚从未向家中提起。因为无法经常陪伴家人，他把思念化作一个个包裹源源不断地寄到妻子手中。任务地点多变，他利用出发前的些许自由支配时间，精心挑选当地特产，宣威火腿、东北大米、海鲜干货……几乎都是吃的，来自五湖四海。妻子收到后，调侃他不浪漫，这些东西没法留下当个念想，最终都化作了舌尖上的美味。

不善言语的陈刚把对儿子的爱也藏在礼物里。那年妻子生产在即，特意嘱咐他回来时给即将出世的孩子准备一份心意。任务返程前，他在首饰店挑花了眼，一个小巧精致的长命锁最终跟着他一路颠簸回到家中，挂到孩子的脖子上。

转眼，儿子已经6岁。陈刚留在家中的一套旧迷彩服成了小家伙的最爱，他经常念叨要像爸爸一样成为解放军战士。视频时，儿子喜欢把借来的迷彩服穿上，端着玩具冲锋枪，大声唱着歌。视频两头，陈刚和妻子经常被逗得捧腹大笑。

火车一路蜿蜒前进，钻出山洞。突然的亮光让陈刚不禁向外看去，车门外一排黄澄澄的橘子树几乎触手可及。再抬眼，满山的橘子点缀在崇山峻岭间，竟是从未见过的风景。

穿越山海，最美的风景或许在路上，但最深的牵挂始终在远方。

【人物名片】陈文进，武警云南总队某部上等兵。

清晨，列车穿过山洞，在群山之间穿行。路基两旁的白杨树渐渐向后掠去，远处的山头上，笼罩着淡淡的白雾。

陈文进起身仔细检查押运货物加固情况。太阳升起之前，是一天中最凉爽的时刻。从车门吹进的新鲜空气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陈文进的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，他从小生活在火车站附近。每当汽笛声响起，火车“哐当哐当”驶过铁轨，他就感觉自己的心也被带到了远方。刚入伍时，听说单位选拔押运兵，陈文进一下子来了兴趣，憧憬着可以乘着列车南来北往，走遍祖国大好河山。

想当押运兵，必须经过严苛的选拔和高强度的训练，不仅政治素质要强，单兵作战能力的要求更不亚于特种兵。陈文进下定决心，暗暗使劲，最终以优异成绩通过考核，如愿进入押运队伍。

湛蓝的天空、葱郁的树林、潺潺流淌的小河，列车驶过原野，第一次执行押运任务的陈文进简直着了迷。然而，这种愉悦感很快就消失了，随之而来的是单调和寂寞。车厢内，战士们能够活动的空间很小，冬冷夏热，粉尘飞舞。

那天傍晚时，奔驰了一天的列车，缓缓驶入陈文进父亲工作的火车站。透过车门狭窄的缝隙，陈文进望着熟悉的站台，感受着熟悉的气息，心怦怦直跳。

“下车警戒！”班长急促的口令在耳边响起。容不得多想，陈文进快步切入自己的岗位。由于保密要求，陈文进并

不期而遇

吴绍健 王晓



没有告诉父亲自己在执行押运任务。此刻，他的视线快速环顾整个站台，查看有无异常情况。

突然，50米外一个身穿黄褐色马甲的熟悉身影映入眼帘。“是爸爸！”陈文进心里一惊，这是他当兵1年多以来第一次见到父亲。红褐色安全帽下，是一张黝黑干瘦的脸，脖子被太阳晒得通红，汗湿的工作服紧贴着皮肤。

与此同时，父亲也从“橄榄绿”中瞥见了陈文进。他惊喜万分地挥着手，快步向车厢跑来。

“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呢？”当看清儿子手握钢枪，神情机警地立在战位时，父亲停下脚步，站在原地不再说话。很快，他像想起什么似的，转身朝站

台外侧的值班室跑去，消失在陈文进的视线中。几分钟后，当父亲拎着一大袋水果匆匆赶来时，火车已鸣响汽笛，准备开动。

“在部队好好干！”车厢大门缓缓合上，父亲急促的声音带着浓浓的鼻音。陈文进接过扔来的袋子，也不由鼻子发酸。他望着父亲，拼命地点头。

车轮碾过铁轨，夕阳给大地镀了一层金红的外衣。列车轰隆，转了一道又一道弯，弯道旁满是摇曳的白杨。它们一株连着一株，排成长长一列，构成幻影、光线和思念。

握在手中的钢枪传来一股热量，陈文进的思绪从逐渐远去的家乡拉回，腰板挺得更直。